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生花夢 第十一回 非奸細計賺白衣軍 是夫妻誤認綠林婦

詞曰：智逐魔生，心機已入迷魂陣。那知敵國白衣來，反是將軍令。若不為他人幫襯，怎得與自家緣分。奸人弄巧，大將無謀，蛾眉得勝。

賺人多情，甘心讓與風流興。春風撮合別人緣，有甚媒紅贈。恰好是夫妻恭敬，生扭做野花推遜。逼他會合，任你驚歡，嗔伊薄幸。

右（上）調《燭影搖紅》

話說沈定國，自從有馮小姐做了妹丈，便已膽壯，一路侵掠騷擾，所向無前，督撫奏聞朝廷，朝廷大怒，著兵部議遣能將，往南征剿。旨意一下，爰勇聞知，十分得意。因一向閑住在家，甚是沒興，乘此機會，便去營謀起復。鞏金百萬，托了一個內官，在聖上面前力薦。聖上將爰勇御筆點定，加陞左府都督，援以旄鎖，率領五萬人馬，即刻離京。

不一月，到了江淮，安下營伍，擇吉發兵，大隊殺入山來。誰知沈定國所據之處地勢甚雄，四面皆山，左右夾水，路徑深折，眾人祇到豹尾關，便不敢深入。就有守山小卒報入寨來，沈定國跨馬提槍，殺奔山前。兩家俱不打話，一場混戰。爰勇真個沙場老練，驍勇無儔，觀沈定國略一破綻，劈面一槍。幸得偏了些兒，不曾傷命，祇鏟去一隻耳朵。沈定國不能戀陣，忍痛而遜。爰勇因路徑不熟，便不追趕，就收兵回營。沈定國逃入寨中，大叫大喊，連皮帶血叫人縫好，祇苦苦求馬大王替他復仇。

次日馮小姐親點銳卒，出山討戰。爰勇反因昨日得勝，便不看在眼裏，祇令先鋒張彪迎御。張彪領命出馬，馮小姐大喝道：“何物小卒，敢來抵當！饒你回去，叫爰勇自來授首。”張彪也大怒道：“小小敗賊，乳竅未開，也來納命！”兩邊放馬揮戈，各爭勝負。戰未數合，馮小姐偃戈敗走，張彪緊緊追著，被馮小姐回手一槍，正中馬腹。張彪跌翻在地，眾嘍羅一擁而前，生擒活縛，解進寨中。馮小姐將官軍一陣亂砍，血涌成河，大獲全勝，方纔唱凱而歸。

下馬升帳，眾嘍羅綁過張彪。張彪見馮小姐，挺身不跪，小姐喝道：“你今已被執，何得尚爾昂然？”張彪道：“為國殺身，兵家常事。勝則榮，敗則死，何必多講？”馮小姐道：“今日與大王議事，不暇殺你，權且鎖禁馬房，明日待大王親自號令。”眾嘍羅吆喝一聲，把張彪推到個僻靜處一間空房裏，鎖著自去。

張彪好生憤恨，看那間空房，四無牆壁，尿糞穢流，是夜，慘霧昏迷，陰風淒切，好不傷心。挨到一更時分，祇聞遠遠有悲號之聲，甚是慘咽。漸漸走近身來，卻是個軍人模樣，因張彪鎖在黑地裏，悄然不覺竟走到間壁一間房裏去，掩上了門，口裏叫疼叫苦。听他像個睡了，張彪不敢做聲，留心竊听。那人口中祇自言自語了半夜，又一會，忽咬牙憤恨道：“我有何罪，把我處到這個田地？打了也罷，還說明日要把我與張彪陪砍哩。”張彪听見，暗喫一驚。不多時，那人又低聲罵道：“你便這等猖獗，祇怕天理饒不過你！今總兵奉旨征剿，可惜沒人通他個秘訣。把這個寨兒掃的精光，有何難處？祇不知那張彪今夜關在那裏，可惜這個好漢子，明日和我雙雙的死哩。”說罷，忽放聲大哭。張彪逼清听見，知是個離心士卒，便欲求救，因高聲答應道：“張彪在此，可救我一救！”那人忽驚道：“真個張爺麼？”張彪道：“怎麼不真？”那人道：“且不要做聲，我來救你。”連忙起身，開門出來，走到空房裏一看，喜道：“老天有眼！果然張爺在此。”如飛與他解了綁，扶他到自己房裏去坐，取出衣服，與他穿了。張彪十分稱謝，因問道：“這間聞大哥悲慟之聲，想必有所委屈，不妨為小弟一言否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敢相瞞。小子喚名瞿奎，乃是寨中頭目。因大王驕凌虐眾，功勞山積，捶楚日加。小子因有賤恙，故昨日偶點名不到，將我重責四十，已屬無辜，還說明日要斬首號令。如此殘忍，因而怨恨。”張彪道：“士卒有疾，且當體恤憫念，豈有反加慘刑之理？即如小弟盡忠王事，不意反喪毒手。大哥若能相救，得以生歸，自然報恩不淺。”瞿奎道：“張爺幸遇小子，便是生機，何消說得。況賊人罪惡貫盈，非是我誇口說，不但能救張爺，兼可略施小計，立奏蕩平。”張彪大喜道：“若蒙大哥相助，果兩成功，自不失腰金衣紫，則今日相遇，豈非大數。但不知用何妙策？”瞿奎道：“大王平日號令，每到定更之後，凡內外軍卒，俱穿白衣軟甲，以備敵兵劫寨，便於相認。且明日大王壽誕，眾將官俱到內營獻壽，必然賜宴，則營伍空虛。張爺祇須致意爰老爺，到明日二更時分，五萬人馬俱穿白衣為號，乘其不備，殺入寨中。賊必誤認己軍，不敢相殺，一時忙亂，自相驚潰，而轉眼蕩平，易如破竹矣。”張彪鼓掌大笑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。但你我二人身在牢籠，如何行事？”瞿奎道：“一些不難。趁此黑夜，偷營而出，包管無事。”張彪道：“說那裏話！千軍萬馬層層守護，難道飛得出去？”瞿奎道：“此言不然。今大王

賞罰不明，眾心怨叛，故巡防懈弛，宿衛亦少。房中現有軍器，我二人一齊殺出關去，誰敢攔阻？”張彪道：“既承大哥助力，自無畏懼。”便整盜披甲，各執槍刀，一路斬門開道，略不費力。瞬息間，來到爰勇軍前。

巡兵慌忙報入。爰勇正爾納悶，忽報張彪回來，便立刻傳進。張彪引瞿奎入營參見，瞿奎俯伏在地。張彪把被擒苦情，感瞿奎救歸，並教劫寨的話，一一述了。爰勇喜從天降，連忙扶起瞿奎，十分慰勞，便叫治酒款待。即刻傳令三軍，各備白衣軟甲，伺候听用。到次日晚間，依著瞿奎之計，親率五萬人馬，悄悄地往賊營劫寨。正是：

明月灘頭理釣絲，風波一夜少人知。

魚須莫恨竿頭誤，香餌拋來祇自迷。

看官，你道沈定國有了這樣一個奸人，可不壞了事麼？原來不然，馮小姐因見沈定國挫銳，誠恐喪氣，故此妙計，令心腹小軍假裝奸細，故意漏泄軍機，獻智劫寨，誘爰勇自來投網，所以既獲張彪，不忍即殺，竟把他做個竿頭之餌，引魚上勾的意思。到得傍晚，傳令大小嘍羅，俱穿黑甲衣冑，埋伏暗處，祇听後營炮響，一齊殺出，眾皆遵令。

等到二更時分，果然爰勇白衣軍到。大隊人馬銜枚而入，依著瞿奎引路，鋒鏑不驚，果然營伍空虛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是時正當月晦，夜氣昏黑，祇因衣分黑白，故賊將看得見官軍，官軍卻並不見賊將。爰勇正然得意，忽听後寨一聲炮響，眾嘍羅搖鈴吶喊，周圍接應，把官軍裏入核心，四面團團圍舍，一場猛戰。馮小姐單槍匹馬敵住爰勇，直戰到三時分，爰勇被馮小姐殺的汗流浹背，力不能支，被馮小姐瞧個破綻，一槍直透心窩。可憐好員大將，死於一女子之手。張彪大怒，挺槍直刺，馮小姐勒馬接戰。未及數合，小姐斂身敗走，張彪那裏肯人，緊緊追道，被馮小姐手挽離弓，搭上狼牙飛箭，回身一矢，正中左目，一跤撲下馬來。小姐覆身一槍，結果其命。眾軍一陣亂殺，五萬人馬片甲無存，竟獲全勝。小姐收兵入寨，沈定國聞知滅了官軍，一則報泄己仇，二則崔符振氣，額手稱賀，即拜馮小姐為寨主，擺宴與嘍羅敘功，大家歡喜不題。

且說康夢庚別了貢鳴岐，星夜北上，五月盡，趕到京師，恰好殿試。聖主臨軒，親覽對策，見康夢庚卷剴切忠亮，欲以第一人置之，後因文字過於激直，語多傷時，稱置一甲第二，授翰林修撰。康夢庚年方十七，早已名登鼎甲，職簡詞林，好不榮耀，祇因記掛著馮小姐姻事，就告假歸娶，聖旨竟批允了。康夢庚連忙收拾出京。這番是欽天顯宦，聲勢烜赫，比前大不相同，官員迎送，轎馬承應，自不必說。祇因走了陸路，長班、僕從共二十多人，獨康夢庚坐著一乘官轎，其餘眾人，或騾或馬，前後簇擁，得意揚揚。不半月，已到淮安。

一日，天將傍晚，山坡險峻，人倦馬疲，康夢庚吩咐投店歇宿，明日早走。又行數里，祇不見有旅店。天漸昏黑，山愈曠野，康夢庚心裏著急。祇見山拗裏大嘯一聲，沖出一伙大盜，俱執著雪亮的器械，蜂擁上前，把眾人喝住。嚇得幾個轎夫撇下轎子，四散逃命。眾人俱磕頭討饒。許多強盜將行李囊橐盡情卷去，再把康夢庚也攙出轎來，轎中什物一總搜盡。然後一陣鼓噪，鳴鑼入山而去。康夢庚氣得捶胸跌腳，眾家人互相埋怨。不多時，轎夫也來了，康夢庚罵了一頓，祇得忍氣吞聲，光著身子，仍舊趕路。

行不數武，祇見前面黃旗軒蓋，一行人簇擁而來，馬上坐著個紫衣少年。走到相近，大家冷眼一瞧，那少年便拱一拱手

道：“先生何來，乃如此踉蹌而走？”康夢庚見那少年氣概軒昂，豐神秀麗，必是個貴客，便連忙出轎，那少年也跨下馬來，大家作了個揖，康夢庚便實告道：“小弟姓康，名伊再，乃新科榜眼，欽假而歸，路經此地，忽遇一起大盜，把鎗裝行李搶劫一空。今前後又無酒店，為此驚惶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原來是位上相，但此地實是險惡，不想先生適遭其厄。今天色已暮，宿頭尚遠，學生荒居去此甚近，敢屈先生到舍下一宿何如？”康夢庚此時，日暮途窮，正無著落，且喫了許多驚嚇，巴不得要個歇息之地，連忙應道：“若尊府可以相容，實小弟意外之幸。祇是萍水相逢，騷擾不便。”少年道：“學生好賢任俠，實不憚煩，何勞先生過慮。”便遜康夢庚入轎，自己上馬，隨後而行。詩云：

豪氣軒軒非避秦，桃花何處問迷津。
誰知仙子猶雙待，賺入漁郎是此人。

你道那紫衣少年是何等人物？誰知便是馮玉如小姐。小姐因婚姻一事，顛顛倒倒，受盡磨折。不意陡然遇見了康夢庚，終是靈心慧性，眼裏倒還認得。康夢庚因馮小姐恁般打扮，反絕然不相識了。就是被劫之事，馮小姐明知是自家嘍羅所取，卻不好說破。

未幾，到豹尾關，邀康夢庚入去。康夢庚初還認馮小姐是個王孫公子，及至寨中，見規模闊大，心下轉有些著疑。一等升堂坐定，便開口問道：“足下外擁貔貅，內充武備，不知何以有此殊榮？幸為明教。”馮小姐道：“實不相瞞，此即沈定國之巢穴也。”康夢庚大驚道：“這等說起來，我已身陷荊棘。足下何人，亦居此邪徑？”馮小姐道：“學生名喚馬玉，即沈定國之妹丈。現今拜為寨主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斷不可留。求足下放我出去。”馮小姐笑道：“先生休想回去，學生正欲久長相處哩。”一面請沈定國相見，一面設席款留。是時，沈定國耳患已痊，聞說有貴客請見，連忙趨出堂來，康夢庚沒奈何，勉強作了個揖。不一時，宴開金屋，燭爛銀屏，彤檐掩映雕梁，花錦周遭榻席。歌翻金縷，曲按梁洲。酒出蘭陵，香浮鑿落。康夢庚再三不飲，被馮小姐百般勸，祇得勉飲數杯，終久酒落愁腸，雙眉如結。飲至二更方散。

次日，馮玉如與貢小姐，說明康夢庚已中榜眼，並昨晚所遇，今現在寨中之故，貢小姐又驚又喜。馮小姐道：“但我窺他意思，於小姐姻事，尚在未決，此去必有變局。依我愚見，欲留他在此，與小姐完此盟好，庶無更張之慮矣。”貢小姐道：“雖承美意，但彼尚猶豫，縱大王強之使合，終非其願，他日倘有棄置，豈不貽玷家聲，此說斷然不可。”馮小姐道：“他所疑者，以小姐才貌之未真耳。今親見小姐，必然心折豈敢復有嫌棄？況他已再聘馮氏，萬一先與好合，則小姐不既失之對面，而抱恨終身，又安可使美滿風光，甘心落後？倘康生疑終不釋，但知有馮氏之愛戀，頓忘小姐之前盟，小姐不亦自誤耶？”貢小姐道：“此言豈非甚善。但成婚大禮，當听父母方張，今膝下遠離，心方抱痛，豈可不待父命，敬合自專，貽笑旁人口實？”馮小姐道：“禮敬有變，貴乎用權。舜以聖人而為孝子，尚且不告。小姐身系女流，事處至變，況此段姻緣原系尊公作主，今日之合，正以順父命也，若小姐任其另取，廢置自甘，貽父母之羞，受門楣之玷，較之反經行權、兩全其美者，相去不霄壤耶！”貢小姐被這一番切論，說得俯首無言。馮小姐竟一面諭婢妾，對小姐梳妝，一面料理結親之事，徹心為人，毫無偏妒。莫說凡姿俗粉、貪觀戀愛者，無與爭衡，即求之古賢女中，亦所罕見。時人有關《北寄生草》曲兒，單讚那馮小姐的賢淑。其詞云：

你本是同調人，怎做了撮合山？又不是綠林人，怎誤了綠窗面？又不是畫眉人，怎倒與蛾眉便？又不是虎頭人，怎不傍鰲頭彥？不生嫉妒且生憐，偏生賢淑非生怨。

馮小姐打點各項事體，一色停當，既做主婚，又做月老，轉忙亂了半日，然後瞞著沈定國，悄然來見康夢庚，笑說道：“我觀先生憂懷不釋，神思摧頹，必然心事不寧，或所謀未遂，學生恐先生郁結中傷，特為設一樂境，晚間當引先生赴之何如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小弟身羈危地，禍福未分，有何樂境可赴？足下何必取笑！”馮小姐道：“學生一片真心，豈敢作耍。實不相瞞，祇因有個舍妹年甫及笄，守貞未字，其才與貌，非出自誇，實乃第一儔人物。向欲覓一佳配，言為無忝，奈遍觀俊秀，博訪英才，要皆無當鄙意，先生文章上宿，高步木天，且青年倜儻，才情絕世，傾慕殊久，恨不相值。今天假奇緣，得以親承豐采。因思舍妹非先生之人物不足以隨唱闌闌，先生非舍妹之才容亦無以克宜家室，故敢斗膽相招。幸無他拒。”康夢庚聽見要他做強盜女婿，好生著急，乃力辭道：“足下雅愛，匪不深知，但小弟業為馮氏之甥，此說斷難從命！”馮小姐笑道：“先生所聘得非馮我公之女耶？”康夢庚驚問道：“足下何以知之？”馮小姐道：“東園結社，童稚皆知，豈但學生一人獨曉。然聞先生於馮氏，不過一言之合，且未成奠雁之緣，何須便作乘龍之想？況馮氏已潛奔別境，生死未知，先生棄之可也。”康夢庚正色道：“豈有此理！小弟雖未居婿館，而情實相深。且馮氏之逃，實因小弟之故，為我受此磨折。方且夢寐不安，豈有反負其情，甘為薄幸？”馮小姐道：“學生聞此女得罪於貢氏，故不能安身而去，與先生何與，乃自引咎若此？”康夢庚道：“實有隱情，弟不可告之足下耳。”馮小姐道：“朋友以道合，自當傾心相付，何必深藏隱曲，弟不以告之知己？誠為莫解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大抵事在掣肘，難以明言。足下何必煩絮？”馮小姐道：“既已可為，何不可言？既難告之朋友，何以問之寸心？吾知先生作事，必有悖於禮者，未免捫心自愧，故多隱蓄。學生推測尊意，想於貢氏，必有前聘未諧，而再聘馮氏，參商掣肘，致馮氏不安其身，故有此離鄉之舉。未知然否？”康夢庚被馮小姐說出隱情，猛喫一驚，祇暗暗伸舌，諒不能瞞他，祇得直說道：“足下洞事神明，直窺肝膽，小弟亦何敢支飾。實因貢小姐才美素著，誤與聯姻，且小弟實有情癖，欲求天下第一種佳人，反因情真過信，以為貢小姐決非凡艷。厥後貢鳴岐留寓於山東憲署，小弟留心窺探，豈知所見不如所聞，故去而另聘馮氏。實有這段隱曲，所以不可告人。今既為足下一口道破，不敢不以實情相告。”馮小姐改容正色道：“夫婦關乎大倫，豈因才美而移？且貢小姐何等

家風，立身清正，未必甘心為先生見棄。先生身居清禁，名重蘭台，乃作此敗倫傷化之事，竊為先生不取也。”康夢庚听馮小姐一篇正論，凜凜畏人，祇低頭服罪，口不能答。馮小姐道：“若先生自知悔悟，還可救藥。為今之計，祇宜早贖貢門，休棄馮氏，則外議可絕，官箴可保。若孟浪負心，停妻再娶，雖天理可欺，如王章何？”康夢庚沉吟不語，半晌方道：“雖承見教，但業已為之，殊難補過。即無論馮氏才容之美過於貢氏者良多，且靈心慧性，遇我於風塵顛倒中，而漂零異鄉曾不易志。況東園選婿，郡刺招婚，又非無媒苟合者比。足下一旦欲小弟棄之，此言有倫理乎？若是語無倫次，而怨已責人，足下亦何以自解？”馮小姐鞠躬請罪道：“先生真情種也。果系學生失言，毋怪先生之刻責。但今馮氏既不知所之，聞貢氏亦遭擄失之患，二者俱不能以即合。但先生欽給歸娶之假，若究無所娶，得非誑君？學生為先生謀兩全之策，欲令舍妹暫待衾綯，一則解先生房幃之寂寞，二則實聖上賜娶之恩榮。俟先生二美得歸，自當令舍妹退而讓席。未審尊意如何？”康夢庚艷然道：“足下此言，一發差矣。令妹玉樹貴質，金屋名姝，且婚嫁仰望終身，豈可等於兒戲？非特令妹所不屑，在小弟亦何敢為此。幸足下自重！”馮小姐笑道：“吾有深意，先生勿辭。”說未了，祇見眾嘍羅結彩牽紅，懸燈設席，以及樂人、賓相披紅插戴，紛紛伺立階前。康夢庚見了，知已墮計，忙向馮小姐懇求道：“足下為小弟作緣，反為小弟造孽。今二女尚無下落。何忍偷歡？此事斷不可為！望足下垂諒，感恩不淺。”馮小姐道：“今晚必欲先生屈從。其二位美人都在學生身上，包管尋還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足下又來取笑。知二女子在於何處？怎生說個尋還？”馮小姐道：“尋還卻也不難，祇怕尋到先生面前，倒未必相認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說那裏話！小弟於二女，時刻在心，無夜不入我夢寐，難道忘了他面貌麼？”馮小姐笑道：“先生縱認得貢小姐，祇怕馮氏就與先生對面，也竟視為路人了。”說罷大家都呵呵大笑。康夢庚那知馮氏竟是有心之言。詩云：

藏頭露尾總情痴，說與情人更著疑。
不是多情仙出脫，為人為己兩無欺。

馮小姐也不顧康夢庚的推托，竟不由分說，叫作樂的作樂，掌禮的掌禮，又與康夢庚簪花掛紅，急得康夢庚沒了主意，待要逃躲，被馮小姐雙手拉定，一會兒，賓相迎出新人，中堂交拜。康夢庚亂跳亂跑，馮小姐那裏管他，叫三四個侍妾牽衣執手，生生的捺定了，拜了四拜。然後把紅綠彩綾，將康夢庚緊緊束住，令侍女牽著，推推擁擁，送入香房。

一路的門戶已層層鎖鑰，康夢庚逼至房中，好不氣悶，也不想去做花燭，飲合盃，祇向外邊一把交椅上呆呆坐著。眾侍兒扶貢

小姐端坐花燭之下，挑去蒙頭，露出天仙般的容貌，愈加光艷，眾侍兒像紅娘一般，又把康夢庚促到台前，與貢小姐對面坐下。

此時，康夢庚雖無心於此，然不知綠林女子是怎生模樣，便悄然偷眼一瞧，並非別人，卻是貢小姐。與當年舟中相見，儼然無異，祇覺長成了些，容貌比前更勝，一種風流態度，分外可人。心中轉喫一驚，祇得低聲問道：“小姐得非廣陵舟中所見耶？”貢小姐低著頭，含羞不語，祇見一侍兒從屏後捧出一個小盒，向康夢庚面前笑說道：“老爺不必多疑，我小姐有個箋帖在此，請開看便知明白。”康夢庚雙手接著，把小盒打開，卻有個小紙封兒，便在銀燭之下，啟封觀看，卻是三幅花箋，不是別的，上邊兩幅原來就是康夢庚在廣陵舟次、貢鳴岐叫他做下的兩首雪詩，下邊一幅即是山東署中被惑、留下決絕貢小姐姻事的那首絕句，自家手跡，逼真認得。方知真是貢小姐無疑，連忙立起身來，深深揖謝道：“小姐真有心人也，卑人幾為流言所誤。若非小姐守貞無忘，何以這狂妄之罪？前日在蘇州面見尊公，說小姐為強人擄失，原來此地反得相逢。我康夢庚何幸至此！”

貢小姐嬌聲宛轉，正言數說道：“郎君既有所歡，何必復念於妾？但聞婦人有七出之例，實未知妾所犯者何事，乃蒙郎君休棄乎？”康夢庚被貢小姐一番責備，自覺無言以解，祇得跪而請罪道：“卑人一時之誤，遂致獲罪高門，悔將安及！今自知孟浪，深悔前非，幸小姐恕之。”貢小姐忙叫侍兒扶起道：“流言易誤，人莫不然。但當日舟中會面，家君實無所欺，奈何郎君尚不深信耶？”康夢庚道：“狡計起自家庭，使我安得不惑？”便將昔日誤見春容，與園樓竊睹之話備述一遍。貢小姐也明知是哥哥與錢魯兩人所設之計，暗暗懷恨。因對康夢庚道：“賤妾遭此離間，不意又得聚首。今既為伉儷，不必更及前言。但郎君所聘馮氏，雖前後有殊，而明正則一；雖凌替不同，而門楣無異。且聞其才容未嘗少遜，而智勇尤足過人，賤妾何忍自圖歡會，听其拆離？是欺馮氏者，適以欺郎君耳！今雖大禮已成，還宜分房各睡，待馮氏既合，共享歡娛。”康夢庚道：“小姐有此高懷，雖古賢女，無以加矣。但今時良日吉，小姐又係前聘，還該先賦《螽斯》，其馮氏之席，虛以待之可也。”貢小姐道：“結縭伊始，歡會正長，何必爭此旦夕？且父母方切掌珍之痛，賤妾敢忘膝下之依？豈可貪戀私恩，有違父母，自蹈不孝！郎君請別室安置，不必再言。”康夢庚見貢小姐侃侃正義，賢孝兩全，反不敢多說，祇得獨自個淒淒涼涼，走出外房去睡了。正是：

話到三更花燭，情分兩地夫妻。

錦帳夢魂寂寞，紗窗月影孤棲。

到得次日，康夢庚同貢小姐梳洗過了，便到馮小姐面前，雙雙致謝。康夢庚並告以貢小姐守義，以待馮氏之情。馮小姐暗暗驚服，乃讚道：“小姐高懷雅情，慕千古蛾眉之俠士，吾知馮氏之賢，亦決不相負。”便命治酒敘親。

三人正講得投機，忽見守山小卒，慌慌張張報將人來，說江南撫院率領大隊官軍，前來征剿。馮小姐听見，遲疑道：“巡撫雖握兵權，但係是文臣，如何可以決戰？朝廷豈無將帥，而必委命撫臣？其中必有緣故。”便請康夢庚與貢小姐回避。即傳沈定國到來，大家商議退兵之策。未知那撫院是何人？沈定國與馮小姐此番勝負如何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